黃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

黃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目錄

臨川　黃鶴　集註
建安　蔡　夢弼　校正


杜工部之詩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文奪蘇李氣吞曹
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所謂聖於詩者也
蔡夢弼嘗集工部詩四十卷而箋注之取信於内已
久然其間猶有遺逸觀者不無滄海遺珠之恨矣乃
黃氏父子集千家注杜詩史補遺計一十卷意務以傳
然但有以備其編之遺闕亦所以集詩史之大成歟

卷之一

上元二年辛丑在成都所作

○卷之二

卷之四

自綿往梓歸成都迎家再往梓所作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時方經崔旰之亂

九日登梓州城

九日奉寄嚴大夫

巴嶺荅杜二見憶

宗武生日

嚴氏溪放歌

歸成都迎家遂徑往梓

秋盡

吹笛

十一月往射洪縣道鼠縣

野望

黃河二首
中夜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
絕句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送路六侍御入朝
泛江送客
上牛頭寺

○卷之五

○卷之六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怯出必矜佳期走筆戲簡

武侯廟

古柏行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夜宿西閣曉望元二十一曹長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縛雞行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

不離西閣二首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自平

鷗

卷之七
大厤元年丙午春後還夔州所作

卷之八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絶句十二首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兹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圞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寄薛三郎中據

喜聞賊盜蕃寇摠退口號五首

即事

暮春

晚登瀼上堂

李潮八分小篆歌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喜雨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

弟宴書齋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

子重泛鄭監前湖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

人

王兵馬使二角鷹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幽人

大曆五年庚戌在潭州所作

奉贈蕭二十使君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
官兼寄韋韶州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人日寄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高適附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

銅官渚守風

北風

○外集

酬唱附錄　海陵卞圜集

讀杜詩　杜牧
耒陽　羅隱
耒陽杜工部墳　徐介
題杜工部墳　韓愈

黄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目録

黃氏集千家註杜工部詩史補遺卷之一

臨川 黃鶴 集註

建安 蔡夢弼 校正

上元二年辛丑在成都作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或作即今年才五六十倏忽大走犬也杜田云開元十四年丙寅公年十五上元二年辛丑公年五十歲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主人指郭英乂英乂鎮成都甫客依之笑語年少事也甫老而客雖強笑語以陪主人奈非其真情也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司馬相如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老妻覩我顏色同謂妻亦抱憂也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從人覔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猨樹樹懸舉家聞若駭（一作共愛）爲寄小如拳（言胡孫至小若拳爲奇也）頑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言始調伊之則用竿提如馬之見鞭而後行也）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顛

暫如蜀川新津縣四首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爲政（言其澄清不可撓也顧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焉沐浴羣生澤流万世仁也揚清激濁蕩滌塵穢義也弱而難犯勇也導江疏河變爲流謙智也顧子曰我得汝於池上矣）廚煙覺遠庖（遠去声知其遠庖廚也）西川供客眼（客一作遠）唯有此江郊（尓雅邑外謂之郊）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力疾言雖病猶勉力起坐也）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

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

四海尚風塵

遊修覺寺 前遊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南史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相一作深川雲自去留一自作晚禪枝宿衆鳥入於佛寺多用佛書事爲當時庾信周新州慶昌寺碑禪枝四靜慧𥧌三明孟浩然詩禪枝㮽鵠棲漂轉暮歸愁言殺僧得所棲托傷已漂轉曾求僧之不若也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言遊者皆得見之无所私也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爲于爲切捨此復何之礼吾捨此何也

遣意二首

囀枝黄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 前注言移席就橙陰以雨細故也本草橙似橘而葉大形圓於橘而香皮厚而皺八月熟 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 船一作松 宿鴈聚圓沙 圓一作其 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夜一作也或云甫之子宗文字稚子

漫成二首

野徑荒荒白 或作野月茫茫白 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只作披衣慣 披衣以示疎懶也 常從漉酒生 漉普作受陶潛以葛巾漉酒 眼邊無俗物 世說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多病也身輕

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廻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晉張叶讀書遇難字即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甫自注曰東山隱者按地理志劍南其山名峨眉屬導江縣峨眉按岫千里神仙福地知余懶是眞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頹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缾中得酒還

三絕句王彥輔曰此詩皆敘夫公道凋弊風俗衰薄趙子櫟以爲不然

楸樹馨香倚釣磯楸美木也斬新花蘂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可一作何或曰此詩譏後進暴貴雖可爲一時榮再奈何因寡才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者之時兩比天恩以兩多故致花易壞也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廻或曰此詩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然君子以容衆養正瑜瑾匿瑕山藪藏疾

不發其惡而人來革面詔諫不能媿恥也

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番音去聲上番蜀人之語也足以鷄春怨多看竟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或曰前輩言花雖勒新教為風吹雨打以至零落此詩言笋初生終乎成竹而有客至從嗔不出迎之語蓋言雖君子守道為歲寒異夫小人之易擊易搖也

客至喜崔明府見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言所居僻寂唯與沙鷗相狎也花徑不曾緣客掃未嘗有客至故不掃花徑也蓬門今始為君開今日剪除蒿萊以待君子重客過也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春水

顏師古漢書音義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漲泮衆流盛長故謂之桃花水

三月桃花浪浪一作水韓詩溱與洧方渙渙兮注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江流復舊痕

朝來沒沙尾（曹毗賦飛鷺下平沙尾）碧色動柴門（古詩春水似挼藍）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古詩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羣裏比毛衣）爭浴故相喧

江亭

坦腹江亭暖（晉王羲之東床坦腹）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一作江東猶苦戰回首一顰眉）

村夜

風色蕭蕭暮（一作蕭二風色暮今從殘本）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樵漁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可惜

花飛有底急（謂有甚底事也）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寛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過古禾切）此意陶潛解（解胡買切曉也）吾生後汝期（陶潛以早悟棄官而歸今甫當衰老而因於羈旅故云吾生後汝期也）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也音夜）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甫乾元元年時在左拾遺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退朝擎出大明宮（大明宮唐東內）金盤玉筯無消息（唐制賜近臣櫻桃有宴）此日嘗新任轉蓬（公自言流落如蓬之隨風任其轉徙也）

落日

落日在簾鈎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芳菲之圃緣岸而為之者也）樵爨倚灘舟（樵爨之舟倚岸而泊之者也）啅雀爭枝墜（啅竹角切噪也）飛

蟲蒲院遊濁醪誰造汝（酒經醪汁滓酒也）一酌散千憂（一作酌罷東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朔曰此謂怪氣是必秦獄處也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致酒中立消）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便呼與酣飲）仰蜂粘落絮（絮一作蘂）行蟻上枯梨（行音杭行列也）薄劣慚真隱（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蜂粘落蘂蟻上枯梨言无味也獨酌最无味故以喻之隱有真有假如杜淹之隱嵩山徼求利祿此所謂仕塗之捷徑耳甫以薄劣而遁出故云真隱非有意於軒冕也莊子今之所謂志者軒冕之謂也物之儻來寄者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履一作屐）荒庭日欲晡（淮南天文訓日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

才見忘嘗實有醉如愚

即事 贈舞者也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韝 韝古侯切臂捍也馬后傳蒼頭衣綠韝韝臂衣也以溥古右手於事便也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開元時王元宝嘗會賓客元宝居大財乞弁給采親友問曰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宝視屋角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贈花卿

花卿名驚定按唐舊書崔光遠傳光遠為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光遠率將花驚定討平之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 宮室志明皇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覺樂闋有一仙子前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之曲也人間能得幾回聞 楊慎云古歌辭所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云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巫山半入雲比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王作寒食江村樹風花江上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父一作舍 要平声）鄰家問不違（或問作閑非是甫既上居浣花溪上日与田父老叟相伊蕩故有皆去不違之語不逆者受之不逆其情也問乃問遺也詩雜佩以問之是也）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曾作地偏不相識）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

（賈至傳至德初轉礼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離多顧況詩一別二十年人生幾回別）復為萬里別（古詩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別離相去万餘里各在天一涯）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徐幹詩天途幸依明棲集建薗貸）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陸機赴洛詩感物情悽惻）六龍忽蹉跎（六龍所以駕日車而行天也蹉跎甫自謂衰老也春秋命歷序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劉向九歎寫雅六龍於扶桑二云）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謂日去之速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月御謂之望舒）胡星墜

燕地胡星謂旄頭星也謂是歲上元元年史朝義殺其父思明也漢將仍橫戈漢將即唐將唐承漢因謂之漢由今承唐亦謂之唐朝仍橫戈言史朝義纂僞位後爲亂也蕭條四海內五句亦孫皓書四海蕭條非復漢有人少豺虎多豺盜殺也少人慎莫投恐劫掠也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經歷亂離之地當兵革之際年歲凶荒人有易子而食者左氏傳宋子空夜登子反床而告曰易敝邑易子而食析骨而炊獸猶畏虞羅虞羅乃虞人之羅所以捕獸獸離羅而獸猶知避之人返不能從樂土至於易子而食抑何愚乎劉貢父云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子負經濟才子指唐也天門鬱嵯峨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竅矣飄飄適東周平王東遷于洛故謂之東周來往若崩波若崩一作亦崇唐生負經濟之才厭蜀之亂欲往東都扣天子之門以求仕不憚辛苦往來之遠若波之崩隊也南宮吾故人南宮指言賈侍郎按天官書曰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廷藩臣將相執法郎位衆星咸在唐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象也猶唐以中書省為紫微尚書省為文昌故後漢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所陳有補王政者皆任之南宮以為故事以此考之昔元稹為南宮散郎礼部郎中号南宮舍人蓋南宮猶言南省非止称礼部而已今人經以礼部為南宮誤矣然考前代礼部之名方起於江左而南宮已見於漢時按集甫又有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

之句所援乃後漢樊英楹之故事以是知南宮非北省礼部明矣白馬金盤陀甫因屬唐生於礼部侍郎賈公庶幾望賈公為之先容也南宮謂礼部也蓋有於五行為火於五常為礼昔賈逵為礼部侍郎嘗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特勅宗收復洛陽賈公侍天子在焉雄筆壓千古謂賈公大手筆也見賢心靡佗靡一作匪言其好賢出至誠也詩之死矢靡佗忝子善師事欲唐生盡心以事賈公也歲寒守舊柯又欲唐生无奕節於賈侍郎也論語歲寒知松栢之後凋爲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沱徒河切江水別流為沱甫有肺疾不及与賈公會集託唐生以謝罪也

高柟柟那含切木名葉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楠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蜀志劉先主所居籬角一樹遙望若車蓋近根開藥圃接葉制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聽他細切聆也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古詩願借小斧柯斸伐東山木幽陰成頗雜

惡木翦還多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处枸杞因吾有本草枸杞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葉可作羹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藦枸杞言其補益强盛也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莊子山木篇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石鏡揚雄蜀本紀成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之精也蜀王開明納以爲妻妾卒於成都郭中葬之以石作鏡一枚以表其墓述異記言以石鏡一枚同葬之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納爲妃未幾物故王取武都土築爲塚以此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置一作至冥寞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無復歎言昔日專寵衆妃嗟嘆今既死矣无復嗟嘆也千騎亦虚還言送葬之騎亦空還也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按集有詩云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脣是也

琴臺王褒益州記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許步李膺云市橋西南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南有琴臺故墟成都古今集記琴臺院以司馬相如琴臺得名而非相如舊臺也舊臺在浣花溪金花寺北廟號海安寺梁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伐蜀下營於此掘爲塹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

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為六按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貰酒處今海安寺南偏是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

茂陵多病後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病既免家居茂陵尚愛卓文君尚一作常相如游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字文君少寡好音相如撫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馳騎歸成都酒肆人間世相如既歸成都家徒四壁乃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琴臺日暮雲傷不見其人也餘見題注野花留寶靨靨於牒切頰輔也言花之容如留其靨也蔓草見羅裙言草之色如見其裙也歸鳳求皇意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方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歌曰皇兮皇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情通体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双羽俱起翻高飛无感我心使予悲寥寥不復聞

聞斛斯六官未歸按集公有詩云走覓南鄰愛酒伴注云斛斯融吾酒徒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夫當人作碑而至遠去索錢為可傷矣其求碑之人亦可鄙矣翻令室倒懸孟子猶解倒懸也左氏傳室如懸磬荊扉深蔓草

士銼冷蹺煙銼粗卧切蜀人呼釜爲銼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唐史拾遺觚斯子明九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万隨得隨盡貧家人至空負笑不給子明不以介意故甫有是句歟以爲戒也

漫興九絕

眼見客愁愁不醒見一作前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太丁寧寧一作教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蜀老公自况也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熟知茅齋絕低小熟一作所江上燕子故來頻啣泥點污琴書内更接飛蟲打著人打都挺切擊也已上甫自傷爲客而爲小人見欺也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迴莫思身外無窮事思一作許且盡生前有限杯晉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

去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日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糝逕楊花鋪白氊點溪荷葉疊青錢（錢一作細）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師古曰稚子說者不一或以為竹留或以為雉雛或以為筍皆非也殊不知子美多借為對偶其語句相混後人多不曉其義稚子乃甫之子宗文也甫有二子一曰宗文字稚子二曰宗武字驥子按集如曰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乃憶幼子之詩也借驥子以偶鶯歌正以比以稚子對鳧雛之類是也如曰老妻畫紙為棊局稚子敲鍼作釣鉤又曰書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又曰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則稚子乃宗文也審矣筍根稚子无人見此尋兒不見忽於竹叢邊得之遂有是句復何疑乎殊不看下句沙上鳧雛傍母眠以禽鳥猶知愛其子可以人而不如之乎蓋言小兒戲於竹邊偶尋不見遂至感物以與己意其理灼然）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莊子人生幾何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不放酒醪如蜜甜（梁朱异田飯引笑大朱薄於東嘗）

鄙家甜於南湘

隔戶楊柳弱嫋嫋隔户一作戶外 嫋奴鳥切 鮑照詩嫋人柳垂道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戲為六絶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周庾信字子山文章綺麗為世所尚作哀江南賦尤見称於世謂若相如作大人賦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文苑傳亭簡文湘東听其縱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同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国之音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唐史李敬玄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王勃必當顯貴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言漢魏之文去古未遠終有風騷之氣而

盧王二人文比之爲劣矣宋書曰自漢至魏文体三變莫不同祖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過古未切謂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之馬皆可充君之馭其疾足過都如歷一塊土之易也西域傳蒲稍龍文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又郊祀歌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神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以翡翠喻前言今之爲文者只得其小巧耳郭璞遊仙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異物志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未掣鯨魚碧海中言爲文之雄健未有能如掣鯨魚之擊浪也曹植賦掣大鯨而撇巨鰲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此公之志也公必欲追攀屈原宋玉之文而與之並驅者惟恐下能超越齊梁而湖與之作後塵蓋齊梁文体輕薄華麗公所不取也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礼記仲尼祖述堯舜謝靈運傳論王褒劉向揚雄班固之徒遞相師祖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遞相祖述言齊梁相習爲輕薄之文無有慨然以風雅正体倡先者多師言意尚之不一也

朝雨

凉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周庾信詩鶯花乱眼飄風鳶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鳶藏燕集謂避雨也黃綺終辭漢黃公綺里乃秦之四皓也漢太子卑辭厚禮迎之既定太子位遂辭歸商山餘見前注巢由不見堯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非吾友也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又高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而洗耳更謂黃綺巢由乃甫自喻也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晚晴

村晚驚風度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帙以風之急故書乱不能整其卷帙也杯乾可自添時聞有餘論相如子虛賦願聞先王之餘論未怪老夫潛後漢王符著潛夫論故甫效慕之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謾

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
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陶淵明 謝靈運）令渠述作與同遊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朱一作清鬱陶積不散貌）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茅葦謂草堂也）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承水漲也）二江聲怒號（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行舟今謂內江外江左太冲蜀都賦帶二江之双流是也）流惡邑里清（久旱得雨而水漲流出穢惡邑里為之清爽也左氏傳汾澮流其惡）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鸛鶴（鸛鶴水鳥也）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甫以肺疾之故而聚藥餌今得大雨之涼而喜於是頓忘供進藥餌之勞也）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因雨之潤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陰色靜隴畝勸耕自官曹四鄰耒耜出（一作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石一作月把恐當作栩言水之清淺而石可以掬也水中有行車華陽風俗録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淺之所也其淺可渉故水中有行車公有宅在焉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酉陽雜俎狼狽是兩物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謂之狼狽況是鼈與魚甫築草堂于溪側水忽漲而入其廬君子猶夫所況小人升蛟龍喻君子魚鼈喻小人也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疎跬丘蘂切半步也馬嘶未敢動馬嘶欲歸也前有深塡淤淤協音於謂君子遇險而止也比亂世之道也溝洫志桃花水盛有塡淤反壞之害顏師古曰塡淤壅泥也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意一作柘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間間或作所晚憩必村墟村墟指草堂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甫每於浣花里無事晝放步成都市間日暮即歸草堂蓋亦所居故也客居猶有眷眷之心況万里羈懷盍不思故鄉乎

泛溪

落景下高堂（落景，晚照也）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練練，白貌。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一作兒童戲左右。童戲，指其子宗文宗武也）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徑路迷（謂兒童翻倒荷芰之亂而迷路徑，故指揮以示之也）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開元中物賤，今經兵火以來，百物踴貴，與向者不同矣）吾村靄暝姿（謂日已黑矣）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庶幾文齊出處，無使富貴勝吾貧賤之樂也）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初一作新）東城多鼓鼙（言濁醪新熟，可以供飲，宜安郊居之樂，況東城多鼓鼙乎。是年東川段子璋反。古詩：步出東城望，鼓鼙愁殺人）

杜工部草堂詩箋補遺卷之一

上元二年辛丑在成都所作

柟樹爲風雨所拔歎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故一作古誅茅卜居揔爲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古詩回風動地起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滄波一作蒼茫浦上童童一車蓋蜀志先主傳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野客頻留懼雪霜野客公自言也行人不過聽竽籟所化細切聆也言柟樹爲風之鼓動其聲有如竽籟也宋玉高唐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榛棘一作荆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師古曰梗柟杞梓天下之良材柟樹爲風雨所拔喻嚴武死於蜀甫亦無所依故以自況之上元元年嚴武鎮成都甫自閬州挈家往依之武故朝廷甫浮遊在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

部員外郎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之甫失所依乃挈家下忠渝
詩咏此詩与下篇皆為嚴武而發蓋甫無草堂於成都浣花里甫
為得此樹以為游息木仁頼以覆庇其下以甫賴武以庇焉今也加
兕創龍顛是使草堂之人茫然而无所依託故末章云自此无顏色
也夢弼謂今按此詩若從師氏
之說當次于永泰元年之秋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蘇軾曰古之封諸侯分之以茅土所謂茅屋者制節之方州也風号令也所以鼓舞万民和四方之義也天宝十四載安禄山起漁陽之師詭言奉詔誅楊国忠是謂義白号令天下陷河北郡縣是謂茅屋破也夢弼謂按此詩若從師氏之說亦當次于永泰元年之秋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莊子齊物篇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无作作則万竅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卷与捲同蘇軾曰八月陰中也陰以肅殺為事秋高風怒號者秋於五行為義天宝十四載十一月九日范陽節度使安禄山率蕃兵十餘万自幽州南向指闕詭言起義以誅楊国忠為名其怒號之甚也卷我屋上三重茅者是時方陷三郡謂先殺太原尹楊光翽又博陵郡十二月六日陷陳留郡殺張介然九月陷發陽郡殺太守崔无詖故云三重茅也○師古曰秋者肅殺之氣兵革之象也茅屋所以覆庇人所依託焉既為秋風所破則无以自庇甫以嚴武鎮成都遂往依之不幸武卒郭英義代武為節度甫由是見知英乂記以為庇焉兼与楊子琳柏正節一刺史相害崔旰殺英乂併攻楊子琳柏正節是卷三重茅之比也夢弼謂蘇氏師氏二說

不同今兩存之茅飛度江灑江郊灑一作滿師古曰謂楊子琳栢正節蒼皇竄走也二高者

掛罥長林梢罥古泫切師古曰謂在位賢者逃于林野也下者飄轉沉塘坳下於

交切地不平也師古曰喻下民墜於塗炭之苦也。蘇軾曰分寺之

臣采臣皆奔逃竄於患難之側而不顧者若臣泥陽副使封常清三璵戰

皆不勝西奔陝高仙芝鎮陝弃城西保潼關故曰灑江郊也高者以

義為高也林君也肅宗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臣扈從

左右如韋見素陳玄禮故曰挂罥長林梢也塘坳泥塗也下者卑污

喪節如安於泥塗是時河北二十四郡俱為所陷如焦守陽萬石令狐

潮楊希文劉貴哲皆附賊其後潮亦說張巡曰去就相從以為富貴可謂飄轉而不能自守也南村羣童欺我

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

燥呼不得蘇軾曰南明也村鄙也童無知也明明鄙野無知之輩以我國家師老而莫能為之敵所以盜吾土疆賊吾善

良故令狐潮說張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豈非欺

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盡援絕弃郡渡河於是河北郡

縣盡陷賊豈非對面為盜賊也竹制節也公然抱茅入竹者祿山反

顏杲卿表復謙緋袍令與假子守土門所謂抱茅制節者也杲卿謂

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叨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祿山

怒縛之節解而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杲卿含胡而絕不獨夫張巡保

睢陽使南霽雲詣賀蘭進明告急賀蘭無意出援兵且張樂以大享

霽雲言城中食盡力丐賀蘭不聽遂截指示信竟不食而去豈非呼

不得也。師古曰南林羣董以譬崔旰之徒欺我老無力喻代宗師老崔旰董無忌憚爲而恣爲殘暴左氏傳師直爲壯曲爲老公然抱茅入竹去謂據其茅土也唇焦口燥呼不得時代宗號令不行召諸道之兵無有應者是以避吐蕃之乱趾而幸陜今崔旰叛雜遣使誥諭豈能止其侵暴乎

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黑色蘇軾曰甫嘗與章宙同階賊遁歸行在所此所以歎歔嘆息也方是時張巡許遠持其腹心而賊勢遂衰四方犄角而祿山詭言之號令無所施猶風之定也雲黑若雲喻禮樂法度黑色不明也天子蒙塵而出幸忠臣繼踵而陷賊禮樂法度無自而明故也。師古曰甫依託二子以爲遷幷如岑岑然今二子爲旰所攻是失據託是以倚杖有所嘆息時朝廷遣杜鴻漸討平蜀乱故旰兵稍定是以有俄頃風定之喻也然旰雖定之蜀中乘隙而叛者不一如渝州開州亚殺刺史殺氣猶盛是以有雲黑色之喻也

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似一作象嬌兒惡臥踏裏裂惡烏路切蘇軾曰秋義也望天子以義理天下今也宦豎蔽其明女謁惑其心漠漠而无所究治其情向昏者垂老之晚年也黑不明也明皇晚年高力士導其欲太眞妃迷其情豈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本儉之所尚也衾者所以衣被也以布衣爲衾蓋以儉而衣被天下且置之而不用所以冷而似鐵鐵黑金也而以斬伐爲事斬殺則少恩明皇末年非惟不知崇儉以衣被天下又且少恩以徇太眞妃之欲也嬌兒太眞妃也臥安寢也太眞妃昵其安謂常以祿山爲養子出入宮掖不禁穢醜総聞而明皇不悟祿山出范陽與太眞妃爲内外援且令進奇獸異物以

蠱帝心卒相太子多言其反太眞妃力保之故帝不信又漁陽難作且約太眞妃爲之內應朝廷機謀祿山無所不知豈非蹈襲裂也○師古曰昔楚王投醪於水以飲士卒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爲上者不可不恤其下布衾多年冷似鐵謂寡恩而士不和矣又爲政刻薄无溫煖之惠姑布衾然嬌兒比崔旰旰弃士卒終背舉兵以反而蜀中大亂豈非惡臥蹈裏裂之譬乎**床床屋漏無乾處**梁簡文帝風詩客舍床床偏不復容人宿**雨脚如麻未斷絕**蘇軾曰床人所以爲安也床床四方之所安居者屋漏无乾處若謂今皆陷於泥塗是時諸道見拔博平賣陷潼關失守南破宛洛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李登囂亦弃齊青死其官所謂如麻未斷絕者蓋天下浸淫於泥塗未有已也揚雄嘗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故甫以雨脚未斷言亂之滋也○師古曰屋漏无乾處非特甫无所庇蜀民皆失所依故也雨脚未斷絕謂反者繼而起也按集甫有詩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是也**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蘇軾曰祿山父子僭竊於三年之間四方騷然不遑安枕豈非少睡眠也蜀道尚艱雖靈武未還內故謂之沾濕何由徹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蘇軾曰乱而願治憂而思樂忠臣義士之常心甫於是時官卑位下身羈罹之力无所施不免傷今思古而欲庇覆天下之蒼生謂其歡然懷歸尚未忍弃去高祖太宗之遺烈故欲覆安之使无震風凌雨之厦故曰不動安如山也**嗚呼何時眼前**

突兀見此屋吾廬獨壞受凍死亦足 壞鮑作破死一作意○蘇軾曰嗟嘆之不足故求歌之甫遇乱而顚沛其所以嗟嘆求歌者蓋寫其憂憤之心甚異欲有因衰撥乱之主而康濟王室以成巍巍突兀之功謂之何時者所望之誠至也吾廬獨壞受凍死亦足者禄山之乱天子入蜀甫走鳳翔謁肅宗授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至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琯敗於陳陶斜罷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肅宗怒詔吏推問後意解出爲華州司功曹然不甚省録時寇奪甫家鄜弥年孺弱至餓死從而弃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椽栗自給故其斷章所以言死亦足也

○暫如蜀州青城縣五首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二少尹 青城今曰永因軍何郡

老被樊籠役 一作老耽妻孥哭 貧嗟出入勞 謂無車馬也 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東郭滄江合 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士人謂之合水 西山白雪高 西山青城所接之山蜀都記西山近接羅維上有積雪經夏不消 文章差底病 差病校也 蓋近尚投異縣以干戈雖有文章可差得病乎 廻首興滔滔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 按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修

建其末有云公頃自彭遷蜀故公有如蜀州與高使君詩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詩棠棣兄弟急難

野望因過常少仙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 覆去聲青城山在益州西永康軍界

江從灌口來 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導江縣又一云灌口鎮在彭州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商秦守李冰守劍技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 園一作皺側救切讀作平聲余謂非也皺字當作皴士倫切皮裂也

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迴

丈人山 青城山記此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登眞隱記青城山在蜀郡界黃帝奏拜為五嶽丈人高三千六百八十丈九尺左右二山女子記蜀郡青城山有洞元分為三道西北道崑崙茅君傳青城是十洞天之一也三洞珠囊青城山周回二千里名曰寶仙九室天五岳圖青城在蜀郡界周回二千七百里高五千一百丈黃帝奏拜為五嶽丈人趙使一云按地志青城山導江縣有岷峨拔岫千里青城第一峯導江

圖經青城丈人黃帝師初拜五嶽丈人川嶽百神青都受事西晉祠之十道志青城山有黃帝壇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唾地若有所惡而唾也不唾其地者所以敬之也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陳徐陵玉臺新詠載劉勲妻辭詩云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謝玄暉敬亭詩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按地理志蜀州唐安郡有青城縣在州北五十里有丈人山山有丈人祠祠之西有鳴鶴山廣雅張道古居處故用在蜀不敢唾其北崖不可以上昇如張道古之得道昇仙也丈人祠西佳氣濃祠謂丈人觀也縁雲擬住最高峯靈光殿賦縁雲上征掃除白髮黃精在神仙傳王烈字長林服黃精鉛華老而更少君看他時冰雪容莊子逍遙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寄杜位位京中有宅近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寛法離新州離力智切去也新州新興郡屬廣南道杜位取新州朝廷寛其罪移之於近郡也想見情懷尚有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流竄也按集杜位宅守歲詩四十明朝過自後位即被謫耳干戈況復塵隨眼塵一作行鬢

髮還應雪滿頭（雪一作白）玉壘題書心緒亂（玉壘山名在蜀之青城縣也）

何時更得曲江遊（曲江池名在長安於唐為勝遊之地乃謂之故鄉也有宅近焉）

出郭（成都諸城門唯一東門大東郭小東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塩井上（成都惟出大東郭則東望簡州一帶可以遠見晚塩井之煙蜀都賦家有塩泉之井）斜景雪峯西（斜景謂晚照也蜀都記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故國猶兵馬（故国謂長安也）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公感乱而与烏俱啼其傷至矣）

戲作花卿二歌（花卿名敬定按唐舊書崔光遠傳光遠為成都尹及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牙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剽掠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段子璋反陷綿州舊書亦云段子璋於綿州殺之夢野謂花卿既誅子璋恃功大掠天子聞之大怒由是不見擢用此甫為花卿寵惜之楊明叔曰花卿家

在卅棱之東館鎮至今血食其鄉國朝封爲忠應公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鶻音骨鳥名言如風中之火其焰愈猛也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与少年輩騎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ミ耳後生風鼻頭火出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綿州唐書又作梓州必有誤也柘黃天子服絕指子璋僭服御衣也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璋一作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崔光遠也李侯重有此節度重平声李侯奐也段子璋攻東川李奐走成都此失節度矣及光遠討平之奐復得之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人道我卿絕世無世一作代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花卿既平子璋其功非細天子正當安史之亂何不召取其守京都擢爲大將盡恣其暴恣掠百姓故見廢棄甫是以譏之說者謂子美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者如見其人也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盛時征切長丁丈切一作養傾

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甫言在田家自飲盆中斟酒与傾銀注玉之少年同醉卧竹根之傍耳或以竹根爲酒樽失之鑿矣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一作也黄衫年少來宜數數所主切計也黄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不見堂前東逝波謂日月之速如東逝之水言行樂當及時也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言其會遇之榮也鷹隼出風塵言飛騰之狀也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贈蜀僧閭丘師兄 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 銅梁山名在合州界銅梁縣地靈則人必傑大師指閭丘師銅梁之秀氣所生也 籍籍名家孫 籍籍名声之盛也蓋張均乃閭丘之族而閭丘乃均之孫也 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均為太常博士英譽顯赫精爽之氣奔逸絕羣也 惟昔武皇后 惟一作往 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著鸞鳳也 武后擢用儒雅覧為才能之盛後出嚴武后以官得人者羨韙謂此之也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均於是時詔上紫殿武后亦尊之不獨卿相之為貴也 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崑崙 逾一作俯 鳳藏丹霄暮 暮一作穴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鳳皇 龍去白水渾 去一作出東京賦龍飛白水余謂鳳藏龍去言均之長往也 青熒雪嶺東 雪嶺即西山也廣志五月霜雪斷烈 碑碣舊制存 碣巨刹均善為文當世名大夫碑銘墓碣皆出其手自均之往而雪嶺以東舊製青熒猶在也山東蜀平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瑞聖寺磨崖碑乃改書寺今改為天宮羅漢禪院 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 均之文章貴重當世其價超越乎寶玉也說文与璠鍾大理書曰魯之玙璠價越万金貴重都城 晩看作者意妙絕与誰論 論作者均也甫

雖晚輩每看作者為文之意神妙精絕當世无足与語者獨生見王導詩歎曰晚見作者妙意吾祖詩冠古吾祖

謂杜審言也以詩名于唐同年蒙主恩審年与均同年第進士也豫章夾日月歲久

空深根審言与均俱抱大材如豫章之大高凌日月深根固蔕也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楩柟豫章服虔曰豫章大木也生七

年乃可知述異記豫章生七年而後与衆木異小子思疏闊小子甫自謂也豈能達詞門

窮愁一揮涕愁一作秋相遇即諸昆甫与閭丘相遇而閭丘視之不啻昆弟之相親愛也

我住錦官城成都記府城亦呼為錦城以江山明媚錯雜如錦一曰錦織天貢曰錦官城兄居祇

樹園祇翅移切楞嚴經祇洹精舍注祇洹林樹各唄一云祇陁洹或云逝多此云戰勝即太子林主是役故云勝林精舍建立有

二因緣須達長者也園祇陁太子陁樹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慧能注舍衛乃波斯匿王所居園本屬須達故又有給孤長

者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樊乃藩籬也天涯歇滯雨稉稻

卧不翻稉古行切漂然薄游倦始與道旅敦始晉作如旅一作侶道旅指閭丘敦

厚也來往道經閭丘所居遂豁之其情相親厚也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陶渊明詩結庐

在人境而无車馬喧夜闌接軟語一作夜言詞柔軟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得安

纔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堪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黑一作空謂世昏暗也驅驅爭奪繁驅一作區謂緣山之亂也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塵垢肯奔走盜賊間虔恭閒上下爲汙濁所累也按圓覺經譬如摩尼清淨珠映於五色隨方各見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亦復如是觀无量壽佛經諸天童子摩尼以爲瓔珞光照百餘里抱朴子識玖者必拾濁水之明珠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嘗山得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源也若至濁水泠然洞徹矣成都記濁水源在府西南六里

送韓十四江東覲省

兵戈不見老萊衣干戈阻隔母子離散故不相見也高士傳老萊子少以行孝養親年七十猶服斑斕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前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盛弘之荊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南崖有重嶺疊起最大高岸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分明曰黃牛此岸既高江湍紆廻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人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日三暮黃牛如故十道志在峽州亦經黃牛山下有牛灘南岸高崖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故得此名自此東入西陵三峽之一

地在宜昌縣界白馬江寒樹影稀白馬江蜀州江名或謂白馬灘屬万州又江陵縣有白馬洲此

別還須各努力峽江阻險用因戒之欲其謹重也故鄉猶恐未同歸故鄉指長安也

贈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高適

適自淮陽單馬入蜀刺蜀二州時作此以贈子美也

傳道招提客招提佛寺也客謂甫也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為招招又止肖去聲者二字只称招提亦見前游奉先詩注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維摩經如人入瞻蔔林惟嗅瞻蔔不嗅餘香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辟支佛功德香也僧飯屢過門飯扶晚切聽法還應難聽他經切難乃旦切世說支道許詢共在會稽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嗟詠二家之美高逸沙門傳支道林講維摩詰經尋經剩欲飜飜譯也草玄今已畢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泊如也此後更何言

酬高使君相贈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客一作得趙清獻玉壘記草堂鹿苑府右七里浣花三里物色家遂清沙門履空居之甫草堂杈爰初齒梵遊故人供祿米故人謂高使君祿米廩俸也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隋經籍志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涅槃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又涅槃經出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又佛遺教於娑羅雙樹間三車肯載書妙法蓮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楊雄傳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今公詩意如以著書則不敢爲賦則能之耳相如有上林賦子虛賦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肅宗上元二年歲在辛丑冬九月壬寅大赦去尊號又去上元年號止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以斗所建辰爲名今公作此詩以紀其事蓋有意於後世之所考信亦春秋變古則書之義也獨樹老夫家按集公有詩曰倚江楠樹草堂前是也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藻水菜也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禁讀平声無錢何處賒

後漢琅琊海曲呂母醞酒少年來沽者皆賒與之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卞園云公雅達曰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子者聰明深察博辨閎大何面目蟄蟄常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叔卿遺經工於謹韃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我爲益友而已

鄉關胡騎遠鄉關以胡騎之阻故去之遠也宇宙蜀城偏宇宙之內蜀城西居其一偏也忽得炎州信唐人在南故謂之炎州遙從月峽傳南言廣居于嶺得廣州張判官書傳從三峽而來也荊州記巴州有明月峽千道志渝州有明月峽石壁高四十丈有圓孔形似滿月因以名之雲深驃騎幕驃毗召切漢霍去病嘗爲驃騎將軍甫以張叔卿爲廣州幕府屬官故比霍驃騎也夜隔孝廉船世說張憑嘗謁丹陽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遣船須吏惔出傳教遣騶求覓張孝廉船召同載詣撫軍甫以判官姓張故比張孝廉也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吳越春秋越王夫人歌曰心惙惙兮若刈淚泫泫兮双懸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時人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公用以比魏侍御也江邊

問草堂（公築草堂於浣花溪之濱）遠尋留藥價（言魏遠來見尋因饋我以買藥之資也）惜別倒文場（言魏頭寫其詩章也倒一作到謂公自以君為文場也杜預貧元凱文場稍為武庫）入幕旌旗動（言魏參乎重幕之職也）歸軒錦繡香（言魏軒車之還也）時因念衰疾書跡及滄浪（跡或作蹟公自以所居浣花溪為漁父之滄浪也）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比音毗近也）空聞二妙歸（晉春秋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号為一臺二妙甫用以比范吳也）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甫時暫往鄰家未歸聞范吳二公而來遂喜而歸甫所居幽僻凡陋簡略今蒙枉駕雖衰老頭白已復生光耀也）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數來柴扉（范雲贈張徐州詩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傳陟戀切）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

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柳芳歷日適乾元初刺彭州甫以乾元二年客秦寄適于彭州時上元元年適牧蜀梅春燕公于浣花溪之草堂

老夫臥病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 謂梅花始開也 江鸛巧當幽徑鳴 一作鸛 鄰雞還過短墻來 此聯謂以日晏開户故也 繡衣屢許攜家醞 繡衣指言王侍御也前漢御史大夫須繡衣直指使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後漢譙元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教化風俗者八人時並峑元為繡衣使者 皂蓋能忘折野梅 皂蓋指言高使君也按續漢志二千石皂蓋朱兩轓能忘折梅此有邀之之意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戲假霜威促山簡 以山簡比高使君也甫借王侍御霜臺之威督高使君以相過也前漢孫寶謂侯文曰今鷹隼始擊以成嚴霜之威 須成一醉習池迴 晉并士覘山南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名曰高陽池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用一作得

臥疾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

自愧無鮭菜鮭戶佳切又居諧切字或作鮭非是集韻吳人謂魚菜總稱至今有此語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時或作樽或作杯頭白恐風寒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以小於我此句戲之也

○暫如蜀州新津縣二首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奉簡李公

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褰丘虔切謂揭衣也詩褰裳涉溱天寒白鶴歸華表橋前一柱曰華表昔遼東有白鶴集於柱上有云有鳥有鳥丁令威三千年吾其歸日落青龍見水中朝野僉載趙州石橋甚工磨礱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顧我老非題柱客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復過此後果以使車至其處橋在室鄉基東南一里知君才是濟川功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甫言與賓

交合落橋之成而歡飲因與往事之勞徒駈石也按三齊略記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駈石下海石去不速神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謝惠連詩軺策共騁從亟坐相招邀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見橋成而翻悲何也蓋橋所以通往來公流落旅寓而不能歸故鄉此其所以悲也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馬總擬橋東待使君此以郭伋比高使君也後漢郭伋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入奏行贈西山撿察使竇侍御

下圍云按吐蕃陷京師之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雪山之新籠城明年嚴武破其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遂收鹽川是歲廣德二年甲辰公至成都之五六年也詩當作於此時入奏事再嚴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實廣德二年

武再帥之初公在幕中預謀一云虔弼謂時吐番分二道入寇欲取成都爲東府賓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甫作此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驥子鳳雛言皆旱不足也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逆耳之言比之骨鯁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炯戶頂切光也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玉壺貯冰言其瑩徹也漢有迎風寒露玉壺張平子西京賦既新作於迎風增寒露與儲胥注武帝先作迎風館於甘泉山後加儲胥寒露二館鮑明遠白頭吟詩清如玉壺冰按集公槐葉冷淘詩亦云万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蔗與柘同前漢礼樂志景星歌泰尊柘漿折朝醒注柘漿取甘蔗汁爲飲可以解朝醒也宋玉招魂臑鼈炮羔有蔗漿張協蔗賦挫斯蔗以療渴若漱醪以合蜜洗滌煩熱足以盌君軀蔗漿可以除煩天子方憂吐番果无內熱今竇公入奏忠言上沃帝心如蔗漿然也政用疎通合典則政一作整言疎通其施爲无所蔽也戚聯豪貴耽文儒太宗皇后竇氏侍御正其族也故云戚聯豪貴雖云外戚尤好儒者也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西南隅謂蜀也吐蕃憑陵氣頗麤時吐番欲取成都爲東府竇氏撿

祭旗時須發作才能俱須乃軍興所須也運糧繩橋壯士喜蜀人以竹繩爲橋謂之繩橋蜀地志繩橋在天彭斬木火井窮猿呼按地理志邛州有火井縣在州西六十二里斬木將以爲柵援依於木公既盡斬之則猿窮而失所也是以猿呼也張華博物志蜀臨邛有火井縱廣五尺深十餘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不復然諸葛亮相往觀後火益盛以盆貯水煮鹽得熟後以家燭投井中火即滅不復然蜀都賦注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焰出闐然通天光耀十里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斗家語窮猿奔林

八州刺史思一戰按地志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抗亦患獠都督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或曰八州謂彭嘉黎簡嚴陵推邛也三城守邊却可圖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皆當吐蕃之要衝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言有攻有守八州可攻三城可守奏其事於朝廷以取天子之命甫謂以蒙殊恩也高適傳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敝于調度而西戴三山列戍公京南兩川說與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缺兵馬使八州歸心許其世襲刺史也

繡衣春當霄漢立春當霄或作顯繡衣見前注謂寶侍御衣繡衣立對于天陛也綵服日向庭闈趨日向一作黎黎榮本此下有開濟人所仰飛騰時所須一聯高士傳老萊子服斑斕之衣戲於親前東晳補亡

詩者恣庭闈論語趨而過庭省郎京尹必俯拾甫謂此行入奏必蒙恩省郎京尹如拾地芥也夏侯勝常曰取青紫如拾芥江花未落還成都一有重句未落一作多暇謂竇賓公之行當春秋間可還成都也肯訪浣花老翁無浣胡管切一作公來肯訪浣花老甫築草堂于成都浣花里自號浣花翁爲君酤酒滿眼酤爲于僞切一作携酒肯訪浣花老爲君着衫將髭鬚說者謂蜀人酤酒挈以竹筒丨上有穿繩眼其酤酒者曰滿眼酤言其滿迫筒眼也與奴白飯馬青芻或者又曰滿眼館謂滿前士卒皆有芻也甫約竇賓公歸來不遺寒賤尚賜光訪當酤酒宴集下至卑從僕隷皆待以殊禮蓋所以尊重於竇賓公故也勞郎到切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言朋友遭亂而離散也鄭當時傳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迺見悲君隨燕雀言祿位卑棲也陳勝傳勝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公孫洪傳以鴻鵠之翼困於燕雀薄宦走風塵陸士衡詩飄飄冒風塵綿谷元通漢綿谷縣名屬利州通漢水沱江不向秦言何公往利州而去得歸漢上也沱江在蜀城北二十里水不入秦蜀志岷山西南道出劒棧沱江南流華陽縣界五陵花滿眼五陵故土

傳語故鄉春（此言不向秦甫自況尚留蜀中勢不能去故有懷鄉之念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老子四十六章天下无道戎馬生于郊）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一作念別意驚神別賦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地闊峨眉晚（晚一作晚公自言在蜀也地志劔南其名山峨眉屬導江縣峨眉接岷千里神仙福地）天高峴首春（言鄭之赴襄陽也峴首山在襄陽杜預墮淚碑所在也）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後漢龐德公隱於襄陽之鹿門山甫用意以龐公与鄭鍊為一輩人也故有是句）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鄭鍊出監蜀今任滿也）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言鄭鍊身居皇華之貴以至囊橐无一物雖清潔如此而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其清貧也甫用意欲朋友轂裘馬以資之者也）

懷舊

蘇前名預緣与今上同名後改爲源明今上謂代宗甫平生与蘇源明最相善今已死而追悼之故曰懷舊

地下蘇司業司業即源明也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喪讀去声

一作表便有死生分有一作作老罷知明鏡言見明鏡知其衰老也悲來望

白雲古有白雲篇觀源明之篇詠則情不勝其悲也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

美源明爲文辞之伯也

所思得台州鄭司戶消息

鄭老身仍竄鄭老虔也以禄山之污雖免死而卒不免於貶也台州信始傳始荊公依

所虔貶爲台州司戶時始得其消息也爲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世已疎

儒素潘安仁夏侯湛誄因思儒素人猶乞酒錢乞音氣按集公贈虔詩賴得蘇司業時々与酒錢

徒勞望牛斗無計劚龍泉台州屬吳吳雁斗牛之域斸謂掘取之龍泉劍名也昔雷煥掘劍於豐城之獄上常有紫氣夜衝斗牛之間喻鄭虔之在台州如劍之埋於土遠望其有衝斗之氣而朝廷不能擢用故曰無計劚龍泉也

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昔箕子被髮佯狂 按唐史 白以永王璘反之累謫流夜郎

世人皆欲殺殺或作煞 白曾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衆人欲殺之謂也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白有集行於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

好歸來按范傳正李太白新墓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山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号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綿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此所謂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